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内涵、进展与优化路径^{*}

□ 陈小鼎 刘淑嵘

〔提 要〕自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中国深刻阐释了这一理念的内涵要义，并推动其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上取得长足进展。随着世界政治极化加剧，上合组织的外部发展环境趋于复杂，组织内部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难度有所增加，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合作潜力有待深入挖掘。作为上合组织 2024—2025 年度轮值主席国，中方应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强化政治互信以夯实合作基础、深化务实合作以拉紧利益纽带、加强文明互鉴以提升合作共识，从而拓展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空间。

〔关 键 词〕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世界政治极化、上海精神

〔作者简介〕陈小鼎，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

刘淑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5）2 期 0001-17

打造命运共同体、共建和谐家园是上合组织的实践指南，也是成员国的共同追求。自 2013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来，人类命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周边国家对华政策的差异性及其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4AGJ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运共同体理念逐渐融入上合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开创性地提出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指出了中方参与解决区域治理难题的新思路，对促进欧亚地区国家间合作、实现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国博弈、制度竞争与意识形态对立甚嚣尘上，世界政治极化日益加剧，这给欧亚地区秩序尤其是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梳理总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建设成就，并针对现实挑战探寻优化路径，有助于深刻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精神要义，助力上合组织朝着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不断奋进。

一、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从倡议变成共识，从愿景成为实践，正在推动当今世界面貌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1] 在世界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被赋予多边主义与和合共生的时代内涵，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2018 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正式提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此后，中方持续围绕为什么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什么样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怎样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等作出了重要政策阐述，不断丰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坚持政治互信是建设团结互信共同家园的根本前提。习近平主席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多年来，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始终朝着求团结、增互信、谋发展、促合作的正确方向迈进。”^[2] 由于域外势力频繁介入上合组织地区事务，“新冷战”“颜色革命”等干涉内政的形式和手段

[1] 王毅：《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外交部网站，2025 年 1 月 2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501/t20250102_11525636.shtml。

[2]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实现更大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5 日，第 2 版。

不断更新，区域合作分歧隐现。外部势力的分化与内部成员的增加使得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习近平主席前瞻性地指出：“我们要保持团结协作的良好传统，新老成员国密切融合，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1]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以“上合大家庭”为中心，加强团结协作，旨在增进成员国间战略沟通与政策协调，践行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维护安全稳定是建设和平安宁共同家园的核心保障。习近平主席认为，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2] 域内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交织，区域安全危机多向度发展，安全治理陷入多重赤字。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始终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作为开展合作的优先方向。“我们要本着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牢固树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精诚协作，全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畅、对外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为本地区人民造福。”^[3]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以打击“三股势力”为重心，构筑地区安全屏障，旨在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增强维稳能力建设，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聚焦务实合作是建设繁荣发展共同家园的关键驱动。习近平主席提出：“地区各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矢志以求的共同目标。”^[4] 近年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思潮抬头，封锁制裁和经济衰退冲击区域经济增长。“务实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原动力。”^[5] 成员国

[1] 习近平：《团结协作 开放包容 建设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家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 年 6 月 10 日，第 3 版。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 2 版。

[3] 习近平：《凝心聚力 精诚协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13 日，第 3 版。

[4]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5]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13/c_117365545.htm。

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对接各国经济发展规划。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以“上合效益”为主题，加强政策协调和供需合作，旨在让上合组织地区的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巩固区域经济合作，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

增进人文交流是建设睦邻友好共同家园的重要动力。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珍惜本地区文明多样性这一宝贵财富，摒弃文明冲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各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进步注入持久动力。”^[1]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论必然阻碍文明的包容互鉴，网络舆论正在形成的新政治叙事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对抗。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社会民意的认可与支持。“人文合作不断发展，为各国民众加强相互了解和友谊搭建了重要桥梁。”^[2]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以民心相通为基石，主张全方位的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旨在增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传播“上合故事”与“上合声音”，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践行多边主义是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家园的必然要求。习近平主席指出：“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共享。”^[3]在世界政治极化加剧背景下，地缘政治博弈激烈、国际制度失灵、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明确提出：“要让‘上海精神’在本地区更加深入人心、发扬光大，成为本组织成员国打造命运共同体、共建和谐家园的精神纽带。”^[4]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以“上海精神”为引领，秉持多边主义和

[1] 习近平：《凝心聚力 务实笃行 共创上海合作组织美好明天——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15 日，第 2 版。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巩固团结互信 全面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

[3] 习近平：《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

[4] 习近平：《团结互助 共迎挑战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跨越——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7 月 11 日，第 2 版。

开放主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成就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兼具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特征要素^[1]，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依托^[2]。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层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提供“上合力量”与“上合方案”。

（一）共同价值赓续引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向

“上海精神”成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融合上合组织特性和命运共同体共性的核心价值。^[3]“上海精神”深化了内部成员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成员国增进团结互信，坚持平等相待、友好协作，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关照彼此的核心利益。《〈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23—202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等一系列文件签署落实。《上合组织关于各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为反对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安全体系提供了重要共识。“上海精神”强化了上合组织的竞争力与吸引力，2024 年上合组织完成第三次扩员，正式成员国已增至 10 个，再加上 2 个观察员国和 14 个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成为全球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上海精神”还增强了其他国际组织对上合组织的认可，上合组织与联合国、集安组织、东盟等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备忘录，挖掘开展联合行动的潜力。

[1] 曾向红、陈亚州：《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 期，第 115 页。

[2] 曾向红：《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研究：内涵和使命》，载戚振宏主编：《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9 页。

[3] 张新平、代家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内涵、挑战与构建路径》，《和平与发展》2019 年第 5 期，第 27 页。

（二）共同安全凝聚汇合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共识

从“新安全观”到“亚洲安全观”是安全合作理念的提升与更新，^[1]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响应成员国的安全关切，驳斥并化解集团对抗和意识形态化的安全思维。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和联合边防行动有序开展，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推进“反恐协作—2024”联合反恐演习，并开创了实兵实警联合演训的新模式。^[2] 安全合作机制朝着更大限度应对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方向发展，营造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会议定期召开，成员国提出关于建立联合国中亚及阿富汗可持续发展区域中心、环阿富汗安全带等倡议，助力阿富汗实现稳定和发展。非传统安全领域，聚焦打击“三股势力”、禁毒、信息安全、跨境有组织犯罪等，一致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2025 年至 2027 年合作纲要》《2024—2029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2023—2024 年期间，成员国推动国内立法增加落实《上合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和《上合组织打击极端主义公约》的规范性法律文书，促进解决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升主管机构的权力与能力。^[3] 2025 年 3 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积极商定《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2026 年至 2030 年合作纲要》。^[4] 上合组织还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举办“未来峰会——毒品、犯罪、腐败、恐怖主

[1] 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现状评估与努力方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33 页；邓浩：《中国经略上合组织：进展、战略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23 年第 4 期，第 56 页。

[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举行“反恐协作—2024”联合反恐演习》，新华网，2024 年 7 月 23 日，<https://www.xinhuanet.com/milpro/20240723/1bfac7bd753346c7a2910ec56b3f246a/c.html>。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执行〈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和〈打击极端主义公约〉条款的情况》，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官网，2025 年 1 月 29 日，<https://ecrats.org/cn/press/news/14839/>。

[4]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官网，2025 年 3 月 7 日，<https://ecrats.org/cn/press/news/16182/>。

义交织对发展的挑战”等重大活动。

（三）共同利益推动落实发展共同体的协调建设

上合组织国家均处于建设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实现现代化是成员国的重要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指导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回应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径。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5年来，已建成了10个农业科技园区和20个实训基地，开展了包括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内的50余项国际性交流活动，推广和应用了100余项农业技术。^[1]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6年来，高效整合金融、物流、税务等业务，上合经贸综服平台已在成员国间形成“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体系，联通了21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信用数据。^[2]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关于支持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进一步推进上合组织投融资平台建设。上合数字底座、上合数字赋能产业联盟等陆续设立，人工智能和跨境数据赋能数字经济合作。中欧班列、中吉乌铁路、双西公路等互联互通项目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互联互通和建立高效交通走廊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港口和物流中心发展合作构想》的签署落实助推成员国实现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的对接。

（四）共同情感助力人文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稳步推进

上合组织兼容并蓄，汇聚了多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3]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成

[1] 《阿斯塔纳宣言：继续发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平台作用 推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官网，2024年7月5日，<https://www.scora.org.cn/c/2024/0705/7136.shtml>。

[2] 《互惠互利 大道同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为国际经贸合作注入“上合力量”》，新华网，2024年8月2日，<http://www.news.cn/fortune/20240802/3f937d2cf9cf49f8ba84b95767b7b769/c.html>。

[3] 严双伍、毛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研究》，《学术探索》2022年第7期，第34页。

为人文合作的总基调，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上合组织大学设立15年来，各国高等院校已在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经济学、信息技术和教育学等专业方向合作对接，最新通过的《上合组织大学构想》增补了农学、医学、法学和新闻学的培养方向。^[1]除了综合性大学，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上合组织法律大学联盟等专业性教育体系加快设立，不断深化民心相通。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机构逐步成熟，并形成国家绿色发展论坛、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传统医学论坛、民间友好论坛等品牌活动。卫生健康共同体持续推进，防疫安全、数字医疗、药品保健、医疗旅游议题成为焦点，《上合组织成员国卫生领域合作发展基本措施纲要（2025—202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保障饮用水安全卫生的声明》等通过审议，关于建立上合组织医学协会的提议获得关注。山东青岛被确认为2024—2025年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2024—2025年上合组织旅游领域共同行动计划》加快旅游经济的开发。2024年是上合组织生态年，生态环保、气候变化、资源配置的合作需求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环保合作协定》《落实〈绿色之带纲要〉2024—2026年联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2025—2027年落实措施计划》的协商与落实，达成深化生态环保合作的共识。

三、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面临挑战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上合组织正经受着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复杂影响。美西方将上合组织视为中俄制衡北约的重要力量，在加大对上合组织重要成员國中、俄、伊朗打压的同时，还企图对上合组织实施污名化。与此同时，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成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

[1] 《第八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公报》，上合组织官网，2024年4月19日，<https://chn.sectsco.org/20240419/1328879.html>。

（一）政治合作效能有待提升

上合组织包含不同国际体系观的成员国，^[1] 内部异质性决定利益诉求的差异性，扩员后组织战略协调的复杂性有所提升。随着扩员后涵盖的地域不断扩大，南亚、中东、东欧与中亚地区面临的优先议题不尽相同，届时若要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合作关切，可能限制组织优先事项的设定，降低合作效能。部分成员国采取平衡和对冲政策。中亚成员国更加积极地通过定期举行中亚国家元首峰会、参与突厥语国家组织等推进区域合作，提高战略自主性。印度强化“全球南方”地位而弱化上合组织效能的动机显现。^[2] 2024 年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和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均未出席。此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将增加组织战略协调的难度，制约多边合作的开展。

域外大国拉拢成员国的意图明显，美国利用“C5+1”机制向中亚成员国重申合作承诺^[3]，通过“四边机制”联络印度^[4]。随着域外国家的深度介入，奉行务实外交战略的成员国在多项机制间均有合作事项，扩员后上合组织推进多边合作的认知可能趋于分化，决策和实践进程倾向于延缓。^[5]

（二）安全合作未能跟上威胁新发展

在世界政治极化加剧背景下，上合组织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地区冲突分散区域安全治理合力，“伊斯兰国”等趁机招募激进分子、频繁制造暴力恐怖事件。^[6] 2023 年间，上合组织地区被发现至少有 13 个资助渠道和

[1] 杨洁勉：《乌克兰危机下的世界秩序变局和发展中国家的使命担当》，《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73-75 页。

[2] 张杰：《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07 页。

[3] The White House, “C5+1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September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21/c51-leaders-joint-statement/>.

[4]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India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2/united-states-india-joint-leaders-statement/>.

[5] 陈小鼎、刘淑嵘：《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的生成机制与成效评估》，《当代亚太》2024 年第 2 期，第 117-118 页。

[6] 朱永彪、胡宁：《阿富汗塔利班反恐政策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载庞大鹏、李睿思主编：《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89-90 页。

26 个非法移民渠道服务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1] 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等，境内仍不时遭受“三股势力”的暴力袭击。^[2] 2024 年阿斯塔纳峰会刚结束，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制止了一起未遂武装政变。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隐蔽化，在加密货币的资助下，数名宗教极端分子制造了上百人伤亡的莫斯科州“番红花城市大厅”恐怖袭击事件。同时，犯罪分子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传播犯罪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煽动青少年加入激进组织。^[3] 地区冲突和“难民潮”诱发合成毒品市场的形成和贩运的转移，中亚地区使用新型合成毒品的情况有增无减，合成阿片类药物的供给制造向印度等南亚国家转移。^[4] 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二次制裁”等经济问题多次引发社会层面的冲突和骚乱。

上合组织内部协调程序延缓影响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反应时效。例如，针对莫斯科州“番红花城市大厅”恐怖袭击事件，虽然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声称愿为俄罗斯提供任何的调查协助，^[5] 但具体如何介入协助、协助的效果如何，目前仍未见公开。针对安全合作事宜的具体措施、原则、程序均有待完善，上合组织尚未在形成统一的恐怖组织名单的共同原则和立场问题上达成共识，部分成员国仍对跨境恐怖主义行为的认定持有异议。随着安全威

[1] 《去年上合组织地区挫败 181 起恐怖袭击》，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官网，2024 年 5 月 27 日，https://ecrats.org/cn/security_situation/situation/10768/。

[2] 《2025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2024 年期间，尼日尔、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增幅最大。其中巴基斯坦的增幅位居全球第二，死亡人数上升了 45%，高达 1081 人；伊朗和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创十年来新高，记录人数分别为 163 人和 197 人。参见“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5,”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March 2025, pp.10-11, 13,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Global-Terrorism-Index-2025.pdf>。

[3] Мария Фролова, “Вербовка в Сети: российским школьникам предлагают совершать теракты за деньги,” Известия Izvestiya, 27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iz.ru/1672171/mariia-frolova/verbovka-v-seti-rossiiskim-shkolnikam-predlagaiut-sovershat-terakty-za-dengi>。

[4]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World Drug Report 2024: Contemporary Issues on Drugs,” 2024, pp.16-30,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WDR_2024/WDR24_Contemporary_issues.pdf。

[5] 《声明》，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官网，2024 年 3 月 25 日，<https://ecrats.org/cn/press/news/9421/>。

胁与社会危机错乱交织，成员国对执法安全和防务安全的利益侧重各有不同，如何有效整合打击“三股势力”、经济安全、边境安全等议题考验着安全合作的协作能力。目前，上合组织仅有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两大常设机构，而上合组织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早已扩展到毒品贩运、跨境有组织犯罪、生物安全等方面，有待成立专门性机构予以应对。

（三）经济合作受到内外牵制

成员国经济发展遭遇困境。随着世界政治极化加剧延滞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成员国经济增速不一，经济结构差异较大，区域经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尚存差距。部分中亚成员国在地区冲突中凭借能源出口推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将增加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转型指数（ETI）排名由 2022 年的第 89 位直接降至 2024 年的第 98 位。^[1] 在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国内经济高通胀等因素影响下，巴基斯坦减贫脱贫工作面临困境，2024 年中低收入贫困率约为 40.5%，同比新增了 260 万贫困人口。^[2] 不少成员国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地区冲突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风险，间接诱发了国内融资环境的急剧收紧。^[3]

部分成员国遭到西方经济打压。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打压动作频频。2024 年，美国宣布对自中国进口半导体的关税提高至 50%、电动汽车产品则提高至 100%。^[4] 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一再对中国加征关税。截至 2024 年 12 月，欧盟已经批准对俄罗斯超过 2400 名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对超过 280 亿欧元的

[1] World Economic Forum, “Fostering Effective Energy Transition 2024: Country Profiles,” June 19, 2024,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fostering-effective-energy-transition-2024/country-profiles-8dad724ce3/>.

[2]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in Pakistan,” October 3, 2024,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pakistan/overview#1>.

[3] 郭晓琼、蔡真：《百年变局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欧亚经济》2023 年第 6 期，第 112-113 页。

[4]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Katherine Tai to Take Further Action on China Tariffs after Releasing Statutory Four-Year Review,” May 14, 2024,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4/may/us-trade-representative-katherine-tai-take-further-action-china-tariffs-after-releasing-statutory>.

私人资产予以冻结。^[1]2025 年伊始，欧盟宣布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再延长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开启对俄罗斯的第 16 轮制裁。经济制裁限制经济贸易投融资的发展，截至 2025 年 1 月 24 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将来自中亚国家的 37 家实体添加到与俄罗斯相关的制裁“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清单”中。^[2]同时，美国和欧盟仍以提供“对俄军事支持”为由追加制裁白俄罗斯。^[3]随着伊以冲突的升级，伊朗的无人机制造商、钢铁工业和汽车公司遭遇西方国家新一轮的封锁和制裁。^[4]

此外，内部分歧消解经济合作共识，印度未签署《上合组织至 2030 年经济发展战略》，并对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事宜持保留态度。

（四）人文合作存在卡点瓶颈

在国际话语权层面，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官方媒体的制裁降低了它们的国际文化参与度，俄罗斯已有超过 27 家媒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播活动和执照被限制，^[5]伊朗的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广播电视台、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移动服务提供商等实体也被制裁。^[6]近年来，上合组织人文合作业已推出一系列品牌活动，但推进的效率和进度参差不齐，个别项目的实施仍存在困难。由于经济见效快，旅游类合作在官方和企业的合力支持下开展较为顺利；环保类合作则大多停留在官方宣言、计划草案阶段；体育和医学类

[1] European Commission, “Factsheet: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December 2024, p.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attachment/880087/Factsheet_EU_Sanctions_against_Russia_EN.pdf.

[2] 其中哈萨克斯坦有 11 家，吉尔吉斯斯坦有 15 家，乌兹别克斯坦有 9 家，塔吉克斯坦有 2 家。参见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anctions List Search,” <https://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

[3] European Union, “Council Regulation (EU) 2024/1865,” June 29, 202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OJ:L_202401865.

[4]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Targets Iranian UAV Program, Steel Industry, and Automobile Companies in Response to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Israel,” April 18, 202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2270>.

[5] Council of the EU and the European Council,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Explained,”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sanctions-against-russia/sanctions-against-russia-explained/>.

[6] Council of the EU and the European Council, “EU Sanctions against Iran,” November 18,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sanctions-against-iran/>.

合作主要通过不定期的主题活动展现；上合组织大学的发展模式仍需探索。

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作为上合组织2024—2025年度的轮值主席国，中方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在巩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在上合组织地区推进三大全球倡议，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一）强化政治互信，夯实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

2024年7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阿斯塔纳顺利召开，白俄罗斯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增至10个成员国。“独立自主是本地区国家的文明基因，讲信修睦是上合组织伙伴的长远选择。”^[1]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体量扩大，更加需要以“上海精神”为根本遵循，坚持战略自主、保持团结协作。因此，上合组织应当不断强化组织内部建设和制度认同，在内化组织共同价值的过程中维护团结协作的合作共识，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牢牢把握国家与地区的战略自主，警惕外部势力基于地缘政治而分化成员国和干预地区事务的政治企图。

弘扬“上海精神”，增强组织团结互信。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在于构建一个不同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2]“上海精神”是凝聚成员国发展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应当贯彻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等文件，恪守《上合组织宪章》，延续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平等协商中实现求同存异，在多边合作中增进和睦团结，凝聚组织团结协作的向心力。上合组织要赋予“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加大成员国在战略沟通与顶层设计时的相互支持，汇聚更多的利益共同点，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维护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其

[1] 《王毅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4年5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xhd/202405/t20240521_11309128.shtml。

[2] 《多国领导人认为上合组织为安全、发展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网，2024年7月5日，<http://www.news.cn/20240705/1962937d2011401192d7655f46bfdac8/c.html>。

中,最核心的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防止域外势力介入干涉,倡导成员国间以政治途径和平解决争端分歧、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繁荣发展。

提升制度认同,凝聚“上合大家庭”。伊朗和白俄罗斯加入后,上合组织应当在治理效率层面上倾注更多资源,以满足成员国的发展需求。^[1]组织的横向增员要求加快建设内部冲突管理机制,和平解决内部分歧,防止组织因双边矛盾而陷入内耗的局面。上合组织可以尝试设立争端管控、争端协助解决等专门性小组,^[2]由未介入冲突的成员国为当事国双方组建调解平台,减少潜在突发的矛盾对内部政治互信的削弱。组织的增量扩容要求优化内部决策程序,防止组织因决策空转而走向论坛化。上合组织可以根据原则性事务与程序性事务的层级顺序,灵活行使“协商一致”原则,^[3]聚焦关键的合作事项。积极发挥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的协调和管理职能,在重大会议前对优先合作议题进行收集整理、方案拟定和问题识别,增加决策议题的互动时间和频率。上合组织应不断完善内部合作机制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在相关领域的磋商与实践,在实现向合作机制转变的同时有效参与全球治理。^[4]

（二）深化务实合作，拉紧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纽带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对区域治理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国应以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抓手,有序引导成员国参与完善区域安全 and 经济公共产品供给,提升上合组织开展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行动能力和反应速度,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

[1] 肖斌、张晓慧:《阿斯塔纳峰会的里程碑意义与上合组织再扩容》,《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4 期,第 35 页。

[2] 王陈生、王树春:《构建上合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探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第 54-55 页。

[3] 陈小鼎、李珊:《制度认同: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动力》,《当代亚太》2022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4] 韩璐:《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欧亚经济》2023 年第 1 期,第 66-69 页。

在安全合作层面，增进全球安全倡议与上合组织区域安全治理的耦合对接，^[1] 尊重各成员国合理的安全关切，持续提升区域安全治理的科技应用和制度规范，推进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应重视形成安全治理合力，加快推进成立禁毒中心、信息安全中心等专门性机构的磋商事宜，关注粮食安全形势信息交换机制的设立，推动制定生物安全的合作机制与方案。从数字网络技术的线上形式到实地实战演练的线下形式，加快提升地区反恐中心识别、应对毒品交易链条和恐怖组织勾连的综合能力与机制建设。完善网络信息情报合作机制，成立青年理事会加强对域内青少年的引导，形成恐怖袭击信息追踪系统。上合组织应继续推动与集安组织、独联体开展反恐协作，积极借鉴其训练专业安全防卫人才的经验，建立打击“三股势力”情报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上合组织还应与东盟等国际组织开展打击各类犯罪的演习互动，在完善功能性合作效能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上合组织在维护安全稳定方面的贡献。

在经济合作层面，增强全球发展倡议与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融合，^[2] 围绕 2025 年“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增进区域国家间产能合作，对接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针对地区贸易投融资现状，要促成工业园和产业园的对接机制，发挥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在供给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借助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来协助减少地方企业商贸交易信息壁垒。以上合示范区、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科技平台为重点，促进数字产业投资项目的对接、增加地方企业及供应商和采购商的注册入驻，等等。同时，加快落实关于电子商务和产业贸易的倡议和文件以促成地区贸易畅通，如《2022—2025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优先领域科技合作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部门数字素养发展合作纲要》《上合组织新经济对话纲要》等。此外，通过推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事宜的磋商，落实《上合组织银联体成员银行金融合作框架原则》以形成投融资协调机制，积累本币结算的经验。

[1] 陈小沁、潘子阳：《全球安全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治理》，《东北亚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4-8 页。

[2] 焦一强：《全球发展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欧亚经济》2024 年第 1 期，第 6-20 页。

促进与欧亚经济联盟、经合组织在贸易政策层面的联系，对接成员国既有的经济项目优势，为取得经济合作共识提供协商平台。

针对外部“脱钩”、制裁的压力，亟需拓展区域公共产品互补型供给模式，围绕 2025 年“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促成各国发展战略与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强强联合”。特别是促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对接上合组织发展模式，融合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上合典范。增进区域国家间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在达成更多利益交汇点的基础上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通过重视民生类的务实合作，推动“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1]的组织形象深入社会各阶层，让睦邻友好理念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深入人心。

（三）加强文明互鉴，搭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融通桥梁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的情感链接。^[2] 共同情感是拉近域内国家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共同纽带，也是拓展国际合作伙伴的联结网络。上合组织要珍视并发扬地区文化文明多样性，将内部文明多样性与全球文明倡议相结合，促成文明互学互鉴和人民相知相亲的和谐局面。强化全球文明倡议与上合组织人文合作的深度结合，继续推动“上海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交融契合，^[3] 发展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

面向民间，上合组织需要持续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更主动地增进民间交流。回应内部行为体的需求是提升集体身份归属感的关键动力，有必要将组织的核心价值规范内化成一种紧密合作的意识自觉，增进“上海精神”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契合度。“上合组织发展最牢固的基础在于文明互鉴，

[1]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纪实》，新华网，2024 年 7 月 7 日，<http://www.news.cn/20240708/d2dc84e7cd4344f196bd6ff7aa39c467/c.html>。

[2] 王文起：《共同的家园，共同的使命——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与新愿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2024 年 7 月 8 日，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4-07/08/content_117296587.shtml。

[3] 李永全：《上海合作组织是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光明日报》2024 年 7 月 3 日，第 12 版。

最深厚的力量在于民心相通。”^[1] 重视建设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机制，共同挖掘数字医疗、医疗旅游等新型卫生健康合作的潜力，携手传承传统医学实践，如中国的中医文化和印度的阿育吠陀。联合“文化丝路”计划，通过举办定期化、规范化的大规模赛事活动吸引国际民间团体的参与。进一步实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青年发展等合作项目，增进青少年对各成员国历史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体验，开放性地促进民间各层级各领域交流。

五、结语

中国是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始终将上合组织作为外交优先方向。^[2]2024年7月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和“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同年10月召开的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向世界展示了上合组织坚持多边主义的战略定力和巩固团结互信的发展意愿。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本组织伙伴团结协作，同更多认同‘上海精神’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携手并进，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更加光明可期。”^[3]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将以凝聚共同价值和提高组织效率为基础，以提升共同利益对接能力为重点，强化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内部成员的归属感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度，提升上合组织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全方位推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

【责任编辑：汤中超】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77页。

[2] 《弘扬“上海精神” 加强团结协作》，《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4日，第2版。

[3]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4年7月4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704/70bd97f24ec44eab942c6092f28a6824/c.html>。